啊还是写段子适合我！

**看前注明：这个世界！！没有钟小艾！！没有！！一方面是我（以及和我一起追剧的室友）都觉得这个角色非常……令人厌烦，在书里她没有这么刷我负分好感的啊？另一方面是，我唯一的精神洁癖：拒绝BG婚内拉BL的CP……所以我吃这对的时候都是假装没有钟小艾（。心情复杂啊，杂食的我唯一的雷点（。**

**那啥，略微剧透，因为我已经看完原著了……但是不知道剧会不会这么拍（。**

汉东大学绝密纪实文档（一）

汉东政法大学是一座向汉东政坛源源不断输送新鲜政治血液的象牙塔，因此在汉东政法口担任要职的校友回校访问演说也是件常事。不过听到自北京最高检荣归故里、还一手操办了名震一时的“一一六”大案，击破了汉东盘踞已久的贪官利益链的侯亮平侯局长的演说，就算是在司空见惯厅局级以上干部的汉东政法大学，也是件千载难逢的大事。

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今天的第一报告厅坐了个挨肩擦膀，连找个下脚的地方都难了。

但再难，陈海也得在侯亮平开讲前坐到他钦定的“前排VIP”上，要是哪怕迟了那么一分钟，也指不定侯亮平的脸要黑上多少天——陈海可是忘不了上次自己带学生做项目，只不过是入场迟了那么几分钟，侯亮平就连续好几个星期一见着自己就拉下脸，最后还是一大桌好吃好喝外加好声好气赔礼道歉才挽回了侯局长的心情低谷。

陈海跨过千山万水，一路上说了无数次对不起，才刚好在观众席暗下来的一瞬间坐到了座位上。眼尖的侯亮平一下子就从台上望见陈海了，原本闷闷不乐垮着的脊梁“刷”地挺直了，利索地点开PPT，一只手撑着讲台，另一只手捏着遥控笔，红点儿在投影布上来回地晃，给台下的听众指点演讲重点。

为了突出PPT效果，校方特地把观众席的灯光调暗，又为了突显侯局长讲演时候的风采，特地为他打了一道追光。陈海背靠在柔软的座椅上，稍微缓解了适才推搡紧张的肌肉，放松地舒了口气，终于将目光投向台上的侯亮平。

他今天大抵特意修了头发，胡茬也比平时理得干净，一身笔挺的黑西装，白的衬衣再搭上暗红色的领带，整个人精神得不得了；讲台、观众席上都是昏昏暗暗的，独独只有他的周身裹着一团白光。光柱投射到他的面颊、肩脖和腰腿上，虚化了他这么些年经历的风霜，倒是让他看起来愈发棱角分明，像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侯亮平不可能没意识到台下女生倒抽的凉气和不断举起的手机，他微微眯起眼，冲陈海抛来一个得意洋洋的笑，眼神里明晃晃就写着“你看我魅力多大”这几个字。面对侯局长这孩子气的举动，陈海无奈地摇摇头，朝他比了个“专心”的口型，到了还是忍不住笑了笑。

这猴子，这么多年都没变。

陈海忍不住回忆起当年彼此都还是莘莘学子的时候，侯亮平身为部长却抢尽学生会长祁同伟的风头，在座谈会开幕式上侃侃而谈的模样。

高老师被双规了，祁同伟落了个死局的下场，父亲也是郁郁而终，自己醒了之后则是为了大局退居二线，在汉东政法大学谋了个教书匠的位置，这些年这些人，没变过的只有侯亮平了。陈海静静想着，一边觉得往事不可追一边又对着现下仍然一派鲜衣怒马的侯亮平心生欢喜。

“陈老师，您也来听侯局长的讲座啊？”陈海正回忆着当年青春年少呢，一个坐在边上的学生突然拍了拍他的肩。

“啊，是啊。”陈海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点头。

“诶，说起来，侯局长跟您是同学吧？您跟他关系怎么样？”

“哦，侯局长啊，”陈海摸了摸鼻子，笑眯了眼，“他是我爱人啊。”

“哦……啊？！”

这位同学还没反应过来，侯亮平的演讲就这么恰到好处地结束了，陈海礼貌性地冲那个目瞪口呆的学生点点头，重新挤进人群里，走向报告厅的侧门。

等他再次从人山人海里钻出来的时候，侯亮平已经倚在侧门的门沿儿上等了他好一会儿了。侯亮平听见脚步声，回头一瞥，望见挤得不成人形的陈海，忍不住笑没了眼睛：“哟，陈副教授，您怎么不走教工绿色通道啊？”

“有你这么个反贪局长在，我哪里敢搞特权啊？”陈海瘪瘪嘴，一副伏低做小的样子，刚低头，就看到侯亮平朝自己伸出了手，于是从善如流地握了上去。

“你没搞特权，哪里来的前排VIP座啊？”

“诶，这事儿也得我来背？这可是侯局您一手操持的吧，嗯？”

“咳，要你管。”

侯局自知理亏，嘴硬地驳了一句就不再吭声，安安静静地牵着陈副教授的手一路往前走。

“行行行，我不管。”

陈海说完一偏头，见着侯亮平的耳根子红透，心头一动，往边上凑了两步，抬起胳膊用手上的教科书挡住两人的脸，贴上了侯亮平的嘴唇，趁着侯局没反应过来，立马撤下教科书，没事人似的继续往前走。

“……陈海！”众目睽睽之下侯亮平不好发作，只能从牙缝里恶狠狠挤出陈海的名字。

“怎么了，侯大局长，我可是说了不管你的。”陈海老神在在地回了一句，手上却是攥得更紧了。

难得携手立黄昏，他舍不得放开。